

專題研究

全球化與兩岸經濟發展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s of Taiwan and China

蔡學儀 (William Tsai)

醒吾學院國貿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摘 要

全球化已經成為世界發展主流，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不受全球化影響而置身於外，大陸和臺灣也是如此。大陸經濟目前還在發展中階段，雖然具備雄厚的市場潛力，同時也是全球這幾年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之一，但在全球化架構下，大陸仍然會受到全球化的衝擊，進而影響大陸的經濟發展結果。至於臺灣因為經濟發展程度介於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之間，全球化對它的影響就更為複雜。本文試圖從全球化的內涵與發展著手，深入討論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意義，同時分析全球化對臺灣和大陸經濟發展之影響。

關鍵詞：兩岸經貿、兩岸關係、全球化、WTO、產業分工

壹、前 言

全球化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全世界最重要的發展趨勢，同時也深深影響每個國家的發展。全球化是一個高度複雜，彼此獨立，卻又相互依賴的過程，使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融為一體，並且因為國家之間的依存與互動，全球已經逐漸演變成一個單一運作單位。就經濟意義而言，全球化意謂著對經濟資源進行全球範圍的配置，使經濟資源不受國家疆界的限制自由移動，發揮最高效益。

全球化的結果也使得國際與國內市場界線逐漸沖淡，如此不僅影響各國經濟發展，也決定各國在全球市場的定位和功能。一般而言，全球化攸關知識、技術、資

金、人力、貨物和服務等市場資源的分配和發揮，因為先進開發國家在這些方面已經具備優勢，因此全球化對這些國家威脅不大，反而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至於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因為缺乏這些條件，因此容易受到全球化的威脅。

由於全球化已經成為全世界發展主流，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不受全球化影響而置身於外，大陸和臺灣也是如此。大陸經濟目前還在發展中階段，雖然具備雄厚的市場潛力，同時也是全球近幾年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之一，但在全球化架構下，大陸仍然會受到全球化的衝擊，進而影響大陸的經濟發展結果。至於臺灣因為經濟發展程度介於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之間，全球化對它的影響就更為複雜。

本文試圖從全球化的內涵與發展著手，深入討論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意義，同時分析全球化對臺灣和大陸經濟發展之影響。此外，兩岸之間特殊的政治關係，使得全球化發展對兩岸關係產生更微妙的變化，任何兩岸之間政治衝突都會影響全球市場的運作，另一方面全球市場變動也會影響兩岸之間的貿易往來，而間接決定兩岸的政治關係，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了解。

貳、全球化之內涵與發展

雖然全球化議題在近半世紀才廣受注目，但事實上早在資本主義興起之前，全球化現象就已經存在。只不過目前全球化定義仍莫衷一是，政治學家認為全球化是傳統定義中的「國家」弱化的現象，經濟學家則強調全球化是邁向全球市場整合的步驟和過程，但這些說法都無法充分涵蓋全球化的內容。全球化的定義可從以下四個角度來歸納說明。

全球化即國際化：這種看法侷限在組織間跨疆界關係的狹窄意義上，只不過這個現象早在數個世紀前就已經存在。

全球化即全球的整合：全球化使得國家之間解除貿易管制，開放資金、勞務、貨物和服務不受疆界約束自由流通，其結果不但促成全球形成一體，也深化了各國之間政治、社會和文化的依存關係。這當中國際政府、非政府組織和跨國企業扮演一定的角色。

全球化是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過程：全球化不是現象，而是資本主義從早期 19 世紀與 20 世紀初期的競爭狀態，到二次戰後合作整合的持續性發展過程，資本快速累積的結果使得全世界在進入 1970 年代之後，形成全球市場。

全球化導因於資訊革命蓬勃發展：資訊革命的產生加速各國之間的訊息流通和交流往來，強化彼此的了解和模仿，為一個共通意識形態和價值的形成提供良好

的基礎，促成全球化的深化與發展¹。

總之，全球化可以視為資本主義不斷擴張和累積的結果，這其中資訊革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加速全球資訊快速流通，也促進全球共同價值的形成，全球化的快速發展的結果，不但模糊國家之間的疆界，把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融合為一體，同時藉由資金、勞務、貨物和服務等市場要素不斷的流動與轉移，也加速了全球化的發展，最後形成一個全球市場。

從另一方面來說，全球化是糾纏複雜、彼此獨立、卻又互相依存的變化過程，過程中增進、深化與加速世界市場的推進，並且影響每個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發展。全球化意謂著新世界秩序的形成，在這秩序中國家與人民可以不受意識形態約束，在經濟上相互依賴，和平共處，成為一個體系。

換言之，全球化是連續性、彼此獨立、卻又互相依存的變化過程，增進、深化與加速全世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安全等各層面的接觸和關聯，使得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或國家所發生的事件、決定和行動，也會對另一個地方或國家產生立即的影響與後果，並且在國家和區域之間形成各種互動與權力支配的關係。

此外，全球化促進了人民、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聯繫和合作，所產生的結果是多元而且活潑的，然而全球化建立在許多矛盾所組成的新文明上，因此並非所有的國家都平等地被全球化影響或者做出反應，全球化的負面結果很多，包括國家主權的弱化和區域意識形態的喪失等。

進一步來說，全球化是政治和經濟共同推動的進程，讓商品、勞務、資金、服務、科技、資訊，甚至觀念、價值和生活方式，得以不受疆界和意識形態限制自由流動。所以全球化就是將本土事務調整為適合幾百哩外之經濟實體的事務，或者讓對方的事務與自身相互融通的過程。這樣的結果有助於擴大資源使用效益，提高經濟發展水平，但也可能使得區域或國家之間關係惡化²。

全球化的發展是一種經濟現象，其發生的原因與利潤累積的經濟因素、全球行銷、全球生產、企業結構的重整、全球貨幣與財政化、全球國家與行政的崛起、國內經濟情況衰退、人類個人權益期望的興起、資訊科技與傳送系統的革新以及國際機構（例如 IMF 與 WTO）推動有密切的關係，這些經濟發展的變化為國際政治帶來一些新的轉變，使得全球化研究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部分³。

¹ 詹中原，「全球化之國家主權與經濟—兩岸加入 WTO 之分析」，國家政策論壇（臺北：第 1 卷第 9 期，2001 年），頁 162-163。

² 同上註，頁 159-160。

³ 傅岳邦，「全球化與大陸政策」，中國行政評論（臺北：第 10 卷第 3 期，2001 年），頁 122-124。

根據何振生指出，全球化有六個重要的特徵，其一為「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所謂複雜的相互依賴特徵是表示一個具有多重管道且互相交錯連接社會情形，早在全球化成為熱門話題之前，世界政治就具有複雜的相互依賴特徵，例如世界各地政府官員能夠接觸頻繁，而非政府官員的其他菁英分子也可以經由相關業務擁有足夠的互動機會。但 1970 年代以來，資訊革命和運輸科技方面的驚人進步，大大加速溝通的效率和成本，也使得國際交流更加頻繁，加深彼此之間的相互依賴。

全球化另一個特徵是「經濟取代軍事」。二次大戰（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後，證明只有放棄政治和軍事擴張，發展經濟，才能為人類帶來和平與福祉，經濟成為主導世界資源分配的主要力量，經濟發展也取代軍事競爭成為各國政府首要關心的問題。

也因為軍事不再被認為是國家發展最重要的手段，加上因為相互依存的國際關係，使得各國對安全的感受比過去增加，軍隊的角色將不像過去那麼重要，如此便產生全球化的第三特徵，即「軍隊角色弱化」。

全球化的第四個特徵是「政府控制能力消退」。因為全球化使得國家之間出現高度複雜又相互依存的關係，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都不可能完全不受他國或地區影響，全球連動性的結果，對經濟危機或繁榮產生擴大與加速的效果，無形中使得政府對環境的控制能力受到影響。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即是個清楚的例子，當時發生在泰國的金融危機，因為全球化依存關係，形成骨牌效應，蔓延並波及到多數亞洲國家，同時也影響全球經濟成長，面對金融風暴，各國政府僅能試圖降低影響，並無法完全阻止問題在他們的國家發生，證明全球化使得政府控制能力面臨消退。

此外，全球化不但促進價值多元化，也創造大量的非國家行為體，形成各種跨國關係及國際體制，在這樣環境下，非但民族國家的概念已無法適用於種種政治關係和國際活動的處理，政府的角色也需要由「統治」變成「管理」再調整為「服務」，不再強調過去所謂的權威或控制。

全球化第五個特徵是「非政府行為者重要性提升」，包括跨國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由於跨國企業擁有龐大的資源、眾多的組織和運用全球資源的能力，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同時也提高跨國企業在全球的經濟（甚至政治和文化）影響力。另一方面，近半世紀以來，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蓬勃發展，由於這些組織成員分布在全世界，關心的議題又超越國家疆界，因此對各國政府形成一定的影響力。

全球化第六個特徵是「國際組織重要性增加」。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組織數

目不斷增加，而且許多國際組織的會員數也持續上升，這意謂著全球共同利益的存在與追求，因為只有當共同利益存在時，國家之間才會透過合作追求發展，國際組織也才會蓬勃發展。可以預見，在全球化世界，國家之間將有更多共同利益存在，未來國際組織也會繼續強化⁴。

全球化發展對全球事務也產生若干影響。首先，全球化發展的結果使得全球分工體系逐漸確立，構成了國與國之間互賴依存的關係，也讓各國面臨開放市場的壓力，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紛紛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透過國家間的經濟合作，推動區域經濟整合，例如經濟共同體或自由貿易區等，以提升競爭力。

再者，在全球化潮流下，國家之間的互動和相互依存比過去更加顯著，迫使傳統的國家疆域被消弭或統整，傳統政治學所強調的基本單位，領土、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在跨國經濟運作下，其重要性和權威漸漸萎縮，世界已經因為全球化逐漸演變成單一的運作單位，過去以民族國家為範圍的經濟和貿易活動，已逐漸被跨國組織結合起來，形成全球資本主義。

其次，全球資本興起和擴張的結果，對發展中國家的生存發展造成威脅。像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世界貿易組織(WTO)這類全球性組織，挾其龐大的資源與影響力，在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決定了貧窮與低度開發國家的發展，包括財政、軍事，甚至政治制度的結構調整與政策，對這些國家而言無疑是一種傷害。而跨國企業的擴張，同樣也讓全球市場發生資源獨占的可能，同樣對發展中國家形成壓力。

再其次，隨著全球分工體系的確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將比過去更加緊密，彼此之間的界限也會越來越模糊，國家主權觀念因而受到衝擊，各國的經濟活動也將越來越受到國際慣例和國家條約的規範。

此外，透過資訊的傳播，全球化導致地方文化在世界各地盛行，並在國家之間創造新的經濟與文化領域，不僅影響國家主權運作，同時也出現地方認同問題⁵。

參、全球化對兩岸經濟之影響

隨著全球化浪潮的興起，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置身其外，各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水平，以及國際化的程度，決定其所受到的影響。從世界體系理論來看，

⁴ 何振生，「全球化之國際事務主要特徵」，臺灣經濟研究月刊(臺北：第24卷第6期，2001年)，頁42-47。

⁵ 同註3，頁140。

處於中心的先進國家，因為已經掌握一定的資金、技術、人才和資源，加上國際化程度深，因此全球化對這些國家影響不大。相反地，因為這些國家已經具備國際競爭的優勢，全球市場的不斷擴充和一致性，反而使先進國家得以享受更多好處。

至於處於邊陲地帶的低度開發國家，因為不具備經濟發展的資源和能力，缺乏國際競爭所需的資金、技術、人才、資源以及國際經驗，因此無法與先進國家競爭，所以無法享受全球化的好處，相反地，這些國家因為競爭條件不足，開發程度落後，通常成為先進國家強迫市場開放和資源榨取的受害者。至於處於中心與邊陲國家間的半邊陲國家，全球化對它的影響就更為複雜。

以臺灣而言，雖然過去四十幾年外貿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使得臺灣累積一定的國際經驗，也培養出許多優秀的人才，同時是世界第14大貿易國，但因為臺灣資源有限，科技和技術水準不高，又面對與大陸之間複雜的政治關係，因此近十年來，經濟發展一直無法繼續突破，水平介於中心國家和邊陲國家之間，因此全球化對臺灣的影響可以說是利害參半。

根據林炳中研究指出，全球化發展對臺灣而言有三個好處。其一，國際經貿和國際參與獲得更平等的待遇。由於臺灣是一個以外貿為主的國家，在全球化的環境中，可以隨著全球自由貿易的推動，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例如臺灣加入WTO後，可與其他143個會員國進行對等的經貿活動，在國際貿易中，享有更公平合理的待遇，獲得國際法的保障。此外，臺灣也可以藉由其他國際經貿活動的參與，加強外交關係，並協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提高國際影響力。

其二，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國際分工越來越明顯，尤其在加入WTO後，臺灣將進一步融入全球市場，意即臺灣也將進一步成為全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臺灣將必須清楚比較自己與別人的競爭差異，尋找產業發展的利基，將資源做最有效的分配，調整產業結構，以便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找到最適合的位置，維持競爭力。

其三，突顯臺灣地理位置適中的自然優勢。臺灣位於東北、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之間，緊臨大陸十數億人口市場，並東銜北美市場，南接東南亞諸國，經新加坡轉運更可連接南亞和歐洲市場，地理環境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尤其大陸經濟近二十年來突飛猛進，成長快速驚人，如果臺灣能夠開放三通，將使得地理優勢更加突顯，成為亞太營運和轉運中心，資源的分配與流動也將更頻繁，對臺灣創造有利的經濟價值⁶。

⁶ 林炳中，「WTO、全球化與兩岸經貿競合」，臺灣經濟研究月刊（臺北：第25卷第1期，2002年），頁67-68。

然而，趙文衡指出，雖然全球化市場擴大之後讓臺灣擁有更多對外競爭的機會，同時得以發揮在國際經貿方面的優勢，但因為臺灣產業結構先天不良，因此全球化對臺灣經濟會產生某些負面的影響。

首先，在全球化市場擴大作用下，廠商需要更大的生產規模才能達到規模經濟，由於小廠在國際性擴張時所遇到的障礙要比大廠多，因此較無法有效取得新市場，甚至可能喪失舊有市場，因此沒有能力享受市場擴張的利益。由於臺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產業規模都不大，因此比較沒有能力進行國際擴張，享受全球化的好處，反而會受到其他以大型企業為主的國家的威脅。

再者，在全球化下，誰能充分利用金融、貨物、人員的流動，並有整體的全球策略及全球行銷管理與規劃的能力就能獲取更大之利益。在此前提下，跨國企業顯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蓋因跨國企業原本就利用全球不同資源稟賦的配置來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以其已經具有的彈性運用全球資源的能力及散布全球的生產與行銷據點，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因素的自由流動更增加其可用資源及彈性運用的空間。

雖然臺灣自 1980 年代起，漸漸有企業對外投資而成為跨國企業，然而臺灣的跨國企業缺少全球規劃與資源配置能力，多數臺灣廠商的對外投資屬於防衛性作為，只是迫於國內勞工成本及其他生產成本的節節上升所不得不採行的措施，而且 53% 對外投資是到大陸及東南亞，投資的金額也不大，加上這些企業於大陸所從事的生產活動亦多與在國內的生產活動相似，對臺灣的國際競爭力幫助有限。

其次，臺灣企業的生產型態以代工生產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 OEM) 為主，由於 OEM 市場進入障礙較低，臺灣現有廠商容易遭受後來者的競爭壓力，特別是來自大陸及東南亞。此外，全球化使國際大廠有更多的選項及空間來安排生產方式，由於臺灣廠商對 OEM 生產的依賴度很高，如果國際電腦大廠改變其全球策略、減少或停止對臺灣 OEM 廠商下單，臺灣的經濟會受到立即的影響。

再其次，創新能力是全球化趨勢下的一項重要的競爭力來源，但臺灣產業研發投入不足，長久以來即為人所詬病。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臺灣產業多為中小企業所組成，中小企業從事研發有其先天結構上的不利，因為小規模的投入研發，無法達到所需規模經濟的要求，中小企業的研發基本上是較無效率的，因此缺乏研發動機。技術提升和創新不足，對臺灣的全球競爭無疑是一項不利的因素⁷。

董立文進一步補充，在全球化發展下，臺灣市場必須全面性對外開放，這將使

⁷ 趙文衡，「全球化對臺灣經濟的挑戰與衝擊」，臺灣經濟研究月刊（臺北：第 23 卷第 8 期，2002 年），頁 25-30。

臺灣面對更直接和激烈的市場競爭，一旦臺灣無法順利調適，進行產業升級，將使臺灣面臨失業率節節高升和社會問題叢生的威脅。尤其臺灣的金融市場屬於淺碟型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將使臺灣金融市場暴露於全球高速資金流動的波動中，並且不可避免受到國際投機資金高速進出的影響而爆發金融危機⁸。

面對上述問題，企業應該積極培養全球眼光，使其本身具備能夠應付全球競爭所需的組織架構及素質，而且其所生產的產品或提供服務也必須符合國際水準，在此前提下，企業應重視全球學習與組織知識的流動，重新改造工作流程，以國際化競爭為重點。此外，企業在經營上應擁有國際化的布局以及行動的能力，針對全球不同資源，進行不同配置，以期作出最有效益的整合和利用，創造最大的利潤。

另一方面，創新能力是全球化趨勢下的一項重要的競爭力來源，尤其臺灣經濟目前仍以製造業為主，因此生產技術的創新對臺灣而言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基本上，臺灣教育水準普及而且程度高，社會多元開放也為臺灣的創新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礎。但長久以來臺灣企業對技術研發投入不足，阻礙產業升級的速度，也對國際競爭造成負面的影響，未來政府應積極鼓勵企業投入研發，在技術和科技上不斷突破，如此才能維繫臺灣的全球競爭力。

和臺灣比較起來，因為大陸目前經濟發展尚在起飛階段，屬於邊陲國家，因此全球化對大陸的影響更為深刻。林炳中認為，全球化將加速大陸經濟成長與國家現代化。大陸自 1978 年採取改革開放以來，已逐漸從過去完全的計畫經濟體制，逐漸轉向市場經濟，不過市場管制與人治色彩仍然濃厚。但隨著大陸融入全球化的潮流，逐漸和國際社會接軌，將使得大陸經濟更加開放，同時經濟體制也將更制度化和透明化，大幅降低外商投資中國的風險。

此外，全球化的結果使得大陸經濟進一步開放，同時也對全球釋放出十二億人口的商機，加大全球資金的磁吸作用。隨著外國企業投資不斷擴大，不僅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減緩社會因為這些年國有企業改革大規模下崗的失業人口所造成之社會壓力，同時亦加速農業生產勞動力轉變為工業生產勞動力的速率，提升整體國民所得，進而擴大國內需求，擴大經濟規模。

另一方面，全球化提升大陸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隨著全球化不斷加深，大陸將吸引更多來自於先進國家的資金、技術，擴大大陸國際貿易的規模。而大陸以市場換取技術，透過與外商在經貿、技術上之合作，積極發展電子資訊、軟體、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產業，並強調以企業為主體之研發聯盟的建立，

⁸ 董立文，「全球化的衝擊下的兩岸關係」，國際事務季刊（臺北：第3期，2002年），頁42。

加上致力提高服務業、製造業的競爭力，都有助於大陸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位階。

對大陸而言，全球化另一個具體的好處，就是提升其在國際與亞洲經貿影響力，這幾年大陸活躍於全球性經濟組織，也在 2001 年 12 月加入 WTO，並積極推動亞洲區域的經濟合作，這不僅更加突顯其雄厚的經濟潛力，更可以保障其在國際貿易的待遇，同時也有效增加大陸在全球和區域經濟的影響力，彰顯其作為新興工業大國的氣勢⁹。

不過，宋國誠指出，全球化對大陸經濟會帶來許多衝擊，可就六個方面來分析。其一為外資控股和技術壟斷。1990 年代來，外商投資發生重大變化，除了數量增加以外，在投資形式上從新建轉向併購，特別是有選擇的、重點式的對某些行業和某些地區國有企業進行規模性併購，從參股外銷到控股控市，從資金輸入到品牌輸入，從合資到獨資經營，而在投資項目上則轉向大規模、系統化投資，主要目標係占領大陸市場。

在經濟改革的政策下，大陸近二十年來積極提供比給予當地企業更優惠的措施吸引外資，但長期下來不僅壓抑當地企業的發展，更讓當地企業喪失內部市場的競爭能力。外資跨國企業挾其資金、技術和行銷的優勢，逐步掌握大陸內部市場，目前大陸輕工業生產總值，外資產品就占了 35-50%，程控交換機市場外商占了 70%，家電、汽車等外商投資企業也占了一半以上，而在機電行業、通訊設備方面，外資所占的比重更高，如 Motorola 就占了大陸手機市場的 90%。外資跨國企業顯然已經對大陸產業安全構成威脅。

其二、外債增長速度過快的潛在威脅。1996 年底，大陸的外債餘額已經高達 1,162.8 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債務國之一。大陸的外債風險主要表現在：多頭對外舉債招致規模失控、外債效益不理想造成償債風險、債務消費化傾向、「三資」企業外債缺乏有效監督，特別是一些地方企業通過假合資等形式，逃避國家的外債管理、統計與監督。

目前，大陸一些效益不好的外債項目之所以未出現對外逾期，是由於國內擔保或轉貸機構為維護對外信譽而對外墊款，並非外債項目本身具有償還能力，這實際上是把債務風險暫時轉到國家財政和國家銀行上，但終將成為國際支付的潛在風險。

其三、金融開放與內部體制轉型的非均衡性。基於全球化市場開放的要求，大陸逐漸試點開放各類金融業務給外商金融機構，到了 1997 年 7 月，大陸政府批准各類外資金融機構代辦處有 540 家，外資營業性機構 162 家，外資金融機構總資產 329

⁹ 註 6，頁 65-66。

億美元，占大陸金融機構總資產 3.1%，占大陸金融機構外匯總資產 14%，其中有 6 家外資銀行獲准經營人民幣業務。目前外商企業對於大陸金融服務業市場開放的地區和範圍的要求仍不斷擴大。大陸金融監管體系還很不健全，金融秩序特別是非銀行金融機構秩序較為混亂，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重較大，與對外開放的要求不相適應。

其四、外資結構不合理。大陸目前對外貿易與資本依存度處於歷史上的高點，外貿與外資結構不合理，防禦世界經濟波動能力不強，包括外貿出口產品結構、外資來源結構等方面，都存在高度集中的不合理現象，如 74% 的出口是與 APEC 成員進行的，90% 的外資也來自 APEC 的成員國，由於外貿與外資結構集中度偏高，受世界經濟波動的危險也就越大。

其五、不可預估的淨失業率。以 2000 年來看，大陸政府安排社會保障支出達到了 458 億元，比 1999 年增長了 80%，比 1999 年財政部提交全國人大的社會保障預算估計高出了 38.8%，由此可以感受到失業給政府帶來的沉重壓力。人們期待著加入 WTO 之後將給大陸帶來 1,000 萬以上個工作機會。實際上，新增的就業機會將只適用於受過專業訓練的高素質勞動力，大陸現有的勞動力，例如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和農村大量未經任何職業訓練的勞動力，根本無法進入這些技術密集的產業，除非大陸政府有足夠財力予以支持，否則結構性失業導致的收入不均等將延緩大陸的經濟發展。

其六、金融風險的衝擊。1997 年亞洲爆發金融風暴，究其原因主要係因為國內制度改革和外部市場開放之間不平衡。在大陸經濟改革內在動力逐漸弱化之際，全球化及其伴隨的外部競爭壓力，固然有助於壓迫大陸進一步的改革開放，但也使大陸陷入「早熟的金融開放」和「問題掩飾的幻覺」的問題，兩個結合在一起，將形成一種在經濟景氣上升和下降時的雙重幻覺，延遲對潛在風險的警覺，也誤導對情勢的估計。如此隱藏大陸經濟發展的危險根源¹⁰。

針對這些問題，宋國誠認為，大陸既然已經身處全球化當中，作為一個轉型大國，自然不可能無視或迴避可能的經濟震盪或金融危機的衝擊。因此，大陸必須建構一套風險防禦機制，涵蓋風險預測到危機應變程序的科學評估系統，防範可能的金融危機，以免重蹈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覆轍。

此外，大陸政府應推動「國家競爭力」的體制改革。大陸二十幾年的改革主要集中於經濟體制的改革，政治改革不僅相對落後，零星的政治改革也僅限於「政策一

¹⁰ 宋國誠，「全球化與中國—機遇、挑戰與調適」，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 45 卷第 2 期，2002 年），頁 23-25。

功能」的管理層次，「結構一體制」的深層次改革相當遲緩。隨著全球化的參予，大陸將必須強化其國際競爭力，最重要便是政府效率與能力的改進，前者涉及政府職能的科學化與理性化的轉變與定位，以提高國家競爭力，後者涉及宏觀經濟調控能力，以提高國家對全球化的調適與應變能力。

大陸在經濟持續高度成長，整體實力與日俱增，以及全球化當際，最重要的應避免極端民族主義的興起。由於大陸具有滋長民族主義的豐盛能量，一旦民族主義興起，將阻礙大陸實現現代化，也會破壞目前已經創造的經濟成果，對於國際社會而言也會形成威脅。未來西方國家以及大陸本身，在處理國際政治和全球經貿關係時，應避免激化這方面的問題¹¹。

肆、全球化對兩岸經貿之意義

全球化發展創造了大量的跨國關係及國際體制，同時也改變了兩岸關係。在全球化發展下，兩岸關係呈現了政經背離的現象。過去十三年來，雖然兩岸關係在 1987 年臺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之後，有了大幅改善，但兩岸的政治衝突並沒有間斷過，尤其以 1994 千島湖事件、1995 和 96 年臺海危機、1999 年兩國論風波、2001 年中共在上海舉辦的 APEC 年會拒邀臺灣代表、2002 年一邊一國爭論，以及 2003 年中共再度封殺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等最受注目。

然而，在另一方面，兩岸之間的經濟整合卻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從 1987 年到 2002 年 (1-11 月)，兩岸貿易金額從 15.15 億美元成長到 311.4 億美元，而臺商赴大陸投資的金額，也從 1991 年的 1.74 億美元上升到 2001 年的 27.84 億美元，如果以中共所公布的投資金額，則更高達 29.80 億美元。

至於在社會交流方面，1988 年至 2000 年 11 月，大陸人民來臺人次將近 61 萬人，臺灣赴大陸的人次則高達 1,860 萬餘人次，直接從海上赴大陸的臺灣漁民也有將近 100 萬人次，而兩岸通婚亦達 8 萬對之多。到了 2002 年，大陸人民來臺人次累積超過 76 萬人，臺灣赴大陸的人次也突破 2,000 萬餘人次，兩岸通婚亦高達 10 萬之譜¹²。

隨著兩岸之間經濟和社會往來越來越密切，兩岸經濟整合模式開始明顯變化。雖然過去兩岸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發展經濟，但隨著區域化的規律，兩岸經濟關係自然而然走在一起，到了 1997 年之後，因為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及全球運籌模式的轉變，兩岸之間的經濟關係就更加密切。尤其 2001 年 12 月，大陸加入 WTO，臺灣也

¹¹ 同上註，頁 29-32。

¹² 同註 8，頁 44-46。

隨後在 2002 年 1 月成為 WTO 第 144 個會員國，此舉不但強化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也使兩岸的經濟關係更加速整合。

兩岸關係之所以出現政經分離的現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受到全球化的影響。由於全球化發展，使得國家和社會之間互相依賴的程度不斷增加，大多數的行為體也因此自然地發展多樣的聯繫，以獲得各種價值，價值越多元，重疊的程度越高，以武力作為確保安全價值的主要手段的代價就會變得更大，也因此限制了兩岸政治衝突轉變為軍事衝突的可能。

此外，全球化創造了大量的非國家行為體，這些行為體越過國家向世界發展，在行為體之間，以及它們與國家之間，形成了各種的跨國家關係及國際體制，這些跨國關係可能在民族國家內部引起衝突，但在更多的時候，卻解決了國家間的衝突。這些跨國家行為體，為兩岸互動提供新的架構，在政治僵局外擴大經濟交流，而 WTO 正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全球化發展的結果，兩岸之間的經濟分工和經貿依存更加明顯，同時也使得兩岸經濟分工成為全球經濟分工的一部分。臺商到大陸投資，帶動臺灣中間財、資本財對大陸出口，同時也提供大陸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與管理經驗。臺商把從臺灣出口到大陸的中間財和資本財，經過大陸生產基地加工之後，再把絕大部分產品出口到以美、日為主的國際市場。臺灣和大陸之間經濟互賴，成為全球架構的一部分，1990 年以後，臺灣、大陸和美國之間的三角貿易關係的轉變，便代表這一波新型全球分工的重組¹³。

黃鎮台認為，兩岸既然已經融入全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在全球競爭的趨勢下，兩岸應該充分整合彼此之間的經濟優勢，發揮最大的效益，才能在全球化潮流中保有競爭力。大陸近幾年來經濟快速成長，加上廣大的內需市場和豐沛的人力以及天然資源，已經成為全球最大且最具潛力的市場，政府應該面對兩岸之間經貿往來已經密不可分的事實，同時正視兩岸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角色，善加利用臺灣貼近大陸市場的優勢，尋找有力的生產要素，才能維持臺灣在全球供需體系的優勢¹⁴。

此外，魏艾也建議，在全球化經濟的壓力下，兩岸應該摒除意識形態的僵持，從國際競爭和全球產業布局的角度思考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包括針對兩岸經濟合作，例如推動自由貿易區，進行溝通和協商，即使在短期間內因為政治問題不可能獲得解決，但兩岸仍可以透過民間管道，推動經濟合作的發展。另外，目前臺灣和

¹³ 童振源，「兩岸經濟全球分工與互賴」，經濟情勢暨評論（臺北：第 7 卷第 3 期，2001 年），頁 138。

¹⁴ 黃鎮台，「全球化下的兩岸經貿政策與臺灣競爭力」，國家政策論壇（臺北：第 1 卷第 6 期，2001 年），頁 112。

大陸皆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成員，雖然它不像 WTO 是具條約強制性約束的組織，但因此反而不容易涉及利益衝突，可以作為兩岸推動經濟合作的良好管道¹⁵。

總之，全球化使得兩岸關係由過去單純的軍事對抗和政治競爭，轉換為政經分離的局面，兩岸之間一方面政治歧見持續存在，政治衝突不斷發生，另一方面經貿交流和民間往來卻蓬勃發展。兩岸之間經貿關係緊密依存，不僅形成明顯的經濟分工，也因為全球化的發展，使得兩岸之間的經濟分工成為全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刺激兩岸經貿關係進一步從結構上改變。

伍、結 論

全球化是近半個世紀全球最重要的發展現象之一，不僅沖淡國際市場傳統的界線，使資本、技術、勞力、服務和商品等生產要素，得以在全球市場自由移動，同時也在國家之間形成生產分工體系，一方面擴大全球市場規模和資源使用效益，另一方面卻也對不同國家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一般而言，全球化對歐美等先進國家較為有利，對開發中國家則會形成威脅。由於臺灣經濟地位介於兩者之間，因此全球化對臺灣的影響較為複雜。

由於臺灣經濟主體以中小企業為主，生產規模不大，進行國際擴張時所遇到的障礙要比跨國企業高，因此也較沒有能力享受全球市場擴張的利益。另外，也因為臺灣企業規模都不大，加上多數廠商對外投資都屬於防禦性作為，而且投資地點又都集中在大陸和東南亞，因此缺乏全球資源整合和配置的能力，削弱臺灣經濟影響力。再者，臺灣生產結構以 OEM 為主，不僅容易遭受後來者的競爭壓力，同時也容易受到全球市場變動的影響。其次，長久以來臺灣產業研發投入不足，不僅對國家整體的技術發展有所阻礙，也影響國際競爭力。

因此，臺灣應致力排除干擾市場運作機制的非經濟因素，強化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和公權力，加速產業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同時積極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這有賴科技產業的研發，和產業技術的提升。至於建立一個穩定和平的兩岸關係，並藉由大陸市場維繫經濟成長的動力，也是臺灣亟待思考的嚴肅課題。

相較於臺灣，全球化對大陸經濟的影響更為深刻。大陸過去採行極端的社會主義，很少與外界接觸，但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逐步對外開放，並積極與其他國家

¹⁵ 魏艾，「調整經貿政治營造復談契機—經濟全球化下的兩岸經貿關係：形勢、問題與對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盟訊（臺北：第 113 期，2002 年），頁 13-14。

發展貿易關係。惟大陸目前尚在發展中階段，對於全球化市場競爭所需的管理技術、人才和資源相對不足，法制環境和基礎建設也還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加上大陸政治管制依然嚴密，全球化對其原本封閉的體系和產業環境產生不小的衝擊。但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大陸將更能夠發揮其比較優勢，吸引更多來自於先進國家的資金和管理技術，加速經濟發展。只要維持目前開放的方向不變，持續改善經營環境，大陸經濟將愈趨成熟。

面對全球化迅速發展的潮流，兩岸經濟均面臨嚴峻的挑戰，如何將此一挑戰轉變為發展的契機，提升兩岸的國際競爭力，有賴於兩岸政府以務實、理性的態度，推動雙邊經濟整合。尤其目前臺灣仍不願意開放兩岸三通，不但影響臺灣利用大陸市場和資源進行產業升級的速度，同時也影響臺灣競爭力的提升。如果持續限制兩岸經貿全面往來，坐失臺灣在兩岸和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優勢，將是臺灣經濟發展最大的不幸。